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敬軒文集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鍾岱

敬軒文集卷十一

明 薛瑄 撰

雜著

胡氏族譜後

僉憲高唐胡公間出其族譜示余俾余書其後且曰譜吾作也吾家故有譜具載世次行蹟吾少時猶及見之後更散逸不存吾懼先系先德將遂湮沒無傳於是斷

自吾之所知者創為是編以傳諸家庶後之人得有所考而知所自又曰凡譜所以無載世美以示諸後也吾自束髮讀書歷官中外僅克有立而幸不失所守者皆先德之遺也若是譜不作則是自專其休而忘先德之大豈仁孝之心乎此吾勉就是編而不敢以蕪陋為解也余受而退閱其編觀其序宗系則綱紀不紊論世德則言行不遺因仰而嘆曰自宗子之法壞而人莫知所自往往親未盡而相視若塗人者有焉幸而士大夫家

間有譜牒以紀其世則又或遠附顯者以自重厚加潤澤以失真是二者皆過也僉憲公則不然其紀世次既明白可考論先德又典實可推若是以傳之家公之子姓宗族一覽之頃親疏之序世德之懿舉在目前莫不興其孝弟慈良之心高山景行之念凡行義藹然於一門德善相承於悠久者實有賴於是編也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公有焉若公之氏族官閥僉憲劉公序之備矣兹不敢贅謹擇其一二可言者書於後以復

於公云

書何原明先生傳後

先生三衢之常山人諱初字原明姓何氏非非齋其號也自少以頴曆聞既從學於鄉先生三江兄弟即以窮理正心克己為務且兼習舉子業嘗兩舉不第益自奮勵復從程觀先生學易遂以易經領鄉薦任仁和教諭既而元季俶擾文教隳弛乃解官歸鄉里日以讀書談道自樂值國朝開運首訪遺才以任民牧遂以先生為

江州湖口丞時軍興多故邑里凋瘵先生調給安定焦勞匪懈以治狀驗白陞知韶州府仁化縣其便民之政可紀者尤多既而丁外艱去官遂以疾家居篤意教事及海内平定詔天下建學養士且求學行老成者為師遂起先生為巴東教諭先生年益高學益充德益進聞望彰灼近孚湘藩遠徹朝右因召至闕下預修書傳會選書成將歸上考之欲授以近地便養遂除開化教諭禄之終身先生學既有得尤善開發人故後進出其門

為名士顯宦者甚衆嗚呼夷考先生之學之傳遠有端緒盖三江先生出許文懿公之門而先生則三江所授也其淵源既遠至於經旨之微性理之奥宏博精密盖多其自得故其處心制行有足動人者至於著述雖多要皆根本義理而不為浮靡之習若先生之為人可謂有古士風矣及觀其為佐令為教職則其學又以驗諸行事事可考然或者猶謂此特先生小試耳使得盡推其所有則其效當不止是殆未可知也距先生沒後二十

五年其孫永芳以進士知邵陽縣時未幾民翕然化固知其學宦家法有所自意者先生之未克盡施者永芳殆能繼其志而擴大之乎其端兆矣永芳持其祖家傳求言以發其潛德遂芟取先生之學之行見諸行事有未究而將有待於後人者書以還之

河崖之蛇

瀕河居者為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於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

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為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之漩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耶抑蛇為水之恠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余聞之喟曰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墜遂死於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為怙強

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為水之恠物所得而死亦可為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所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故書以告來者

捕虎荅

辰故五溪地山險多虎近時尤劇往往羣行搏噬無間晝夜既飽肉得氣去愈縱横嘷躍無所顧畏居民行旅悉苦其暴縣吏以聞於朝命下總戎逐捕之時宣德五年閏十二月也三日有以虎在近郊來報者總戎率將

士往遂殺三虎明日遣將士往又殺一虎連兩日四虎就殛行者相賀於途居者相賀於室將吏以其事來白於予且曰辰之四境若四虎比者蓋不知多少也總戎方發近衛兵將包羅山谷搜剔其窟穴而芟夷之期醜類盡絶乃止夫除惡安民亦繡衣公之志也敢併以為賀予愧乎其言則應之曰夫利五兵結網罟除山澤惡物為人害者自先王之制已然況我皇明奄甸萬姓仁柔義濡期使覆載遠邇無一民之不獲其生而僻玆蠻

方醜類稔惡乃爾則擉刃網繩之施其可後也不兩日而四虎殲期畢舉而羣惡盡是皆將吏能用總戎之令耳予逢掖者無能為也何賀之敢當然予于是盖有感焉彼皮毛之斑炳爪牙之銛利炰然休乎山林搏噬民物以自肥者人皆知其為暴而可殺如前所云者是也抑又孰知于此有不皮毛不爪牙不山林號為靈物而剥人之脂膏以自養者暴不下於彼而可惡也哉况彼之暴者蠢然强悍力有餘而志則否野夫小子有能髙其

垣籬謹其出入猶可避其患也此則以饕餮之資挾翕張之勢或柄一隅或統一軍或任一邑無間癃殘窶富悉被其朝吞夕噬之苦是又孰得避之哉且彼異類也為暴自其性然此則同類也而至於斯極予又不知此誠何心哉然彼之暴汝總戎職也行見悉皆殄除而民物全安矣此則予職也國家憲紀素以完具方圖所以少施其方畧以覃惠澤於遠邇將吏之賀可休矣衆乃相屬以目屏氣促武而去

猫說

余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余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縶維以伺候其馴焉群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縶適覩出㲉雞雛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雛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矣已則伈伈泯

泯飢哺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視以為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為也遂偕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余方怪其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囓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

跋李氏族譜後

余觀吉水谷坪李氏家譜自唐西平忠武王晟第七子憲為江西節度使卒於官子游奉其喪葬宜春因家於宜春五世孫唐自宜春徙居吉水今谷坪李氏皆唐之裔也逮今廿餘世矣而其高節懿行孝子忠臣竒童碩士顯宦偉績出於李氏之族者炳熠磊落前後相望今其雲孫茂復以明經登進士第官大理丞繼西平之往烈行谷坪之後裔未見其極也不觀諸江河乎出岷嶓行乎無垠入乎無門巨派支流浩博綿演愈遠而不息

者以其源之洪也西平有大功於唐室殆岷峗其源乎不然何其子孫流派若是之盛也嘗觀世之君子遑恤其本而惟末之求譬之沼沚尋尺之水决而引之不終日而竭矣尚何望其綿延不絶愈遠而愈盛乎然則李氏有譜不惟其子若孫知源之有自皆力於善而無怠於繼承世之君子觀此亦足以矯然而知勸矣

韻語

丹青之巧摹寫物之形聖言之妙貫穿物之理因丹青

之形而求其本真因聖言之妙而求其所以是謂象內求心非聖人安能至此

書絳守居園池記後

近得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石本於今太守臨川王公汝績記前後列孫冲何亮序書多論樊記之失偶記舊收元人文集中有是記句解撿得之則濼陽趙仁舉辨疑附其後復深辨孫何之説非是余既未得親考絳之遺跡與樊記合否但以趙説觀之恐今石本中尚有舛

誤賢太守更能叅互考正并句解刻之則千載奇文晦而復顯亦可備絳郡遺事之一端他亦不足深辨云

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

嘗謂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業垂大名於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諸葛武侯自昭烈枉顧即以身許馳驅其所以勞心焦思謨畫規圖者曷嘗頃刻而不以討賊興漢為義哉至其為子孫衣食之計者不過成都之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

外此則別無絲毫取於人而益其家也其重義輕利如此故能嘘炎光於已燼之日續漢統於既絶之秋雖弗克遂其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之志而大義固已伸於天下宜其偉烈洪名垂諸萬世而不泯也竊惟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莫不慨然以古人自期然其為義之公或有不勝其計利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及古人遠矣愚因讀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於其後云

書貞節堂詩文後

監察御史濟南王允母氏太孺人劉自其年二十有六已喪其偶時允方五歲其弟信方三歲孺人上無翁姑之倚下無僮僕之資惟自力於紡績以給衣食奉祭祀撫遺孤勤苦勞悴貧約困阨人所不堪而孺人自勵其操愈堅鄉里遠邇咸以王節婦稱之允年七歲孺人使讀孝經及頗通文義即遣入郡庠使從良師友遊以廣其業允竟登進士第拜今官信亦克成立以幹其家時

孺人年已七十矣猶康健不衰值國家舉推恩之典允
父某贈監察御史劉封太孺人有司復以孺人之節行
上于朝詔所司旌表其門閭由是孺人之節行積於家
庭信于鄉里顯於國家賁有命服之貴旌異之榮焉嗚
呼天下古今之理豈有大於節義者哉節義者人道之
大防也妻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不幸而遭變故婦當効
節於其夫之死而靡貳其行臣當効節於其君之死而
靡貳其操誠以婦道臣道所全者節義耳又豈可為飢

寒禍患所廹貪生畏死自壊其節義哉故程子有言孀婦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自常情觀之孰肯以死而易生自節義觀之則廉耻根於天理民彛之固有廉耻喪則天理亡而彛道泯雖幸得苟且安利於一時曾與禽獸無以異以是知程子之言非真知節義之重於死者不能識也婦道如此則臣道可知矣孺人當其盛年喪偶之時固以死自誓盖不以凍餓殞亡易其心卒能守節四十餘年潔白堅貞之行無纎毫之疵隙夷考

從古以來人臣號為讀書知禮義至臨大節而易其守者不如孺人多矣況彼失節之婦撫迹皆是曾何足以彷彿孺人之萬一哉然則孺人所以因其子貴者實由其以節顯固宜垂榮名於竹帛與天地而同久矣允嘗作堂以奉孺人士大夫往往作為詩文以發揚其事雄章雅製聯為巨帙允間持其帙求予言遂書此於其後云

書文丞相遺翰後

御史張君諫持宋文丞相遺翰來俾予題其後予觀之葢文山與宜春趙寀手帖也張君重之惟甚竊惟古之遺墨所以見重於後世者不以其人之賢乎當宋室垂亡之秋其守帥憑堅城控强兵望風送款投誠屈膝者相望也而文山以狀元宰相奮孤忠以報國誓將返濛汜之日於中天提疲卒當勍敵雖流離顛沛困苦艱危脫身死亡之餘而憤憤興復之志猶庶幾於萬一及赤手起兵雖苦戰不支以歸而長揖元之君相不拜葢

此身可虀可粉而志不可以威武屈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炳燿軒轟宇宙間凜凜乎立萬世君臣之大義回視棄滅天常之降臣叛將曾犬豕之不如則其忠賢冠絶千古豈人之所能及哉宜其遺墨僅一幅而為人所悚敬珍藏垂二百年而新猶一日也嗚呼重其遺墨者本慕其人也張君重此帖固知所慕矣使世之君子得此帖而觀之得不慨然知所重而慕之哉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一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

公者天地間盖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盖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為重輕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慨歎書此以志於其後云

書嘉瓜集後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五年句容民張觀獻其園所産二

實同帶嘉瓜於朝既賚之錢遣歸禮官因進言嘉瓜
乃聖德和同國家協慶之瑞詞臣亦獻頌以美焉聖祖
乃製讃以示不居其瑞之意復諭臣下曰縱朕有德天
必不示以一物之祥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
之人應之于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
禎也夫禮官詞臣以嘉瓜為瑞者如彼聖祖則推而弗
居以時和歲豐為禎者如此盖自漢唐宋以來雖英賢
之君鮮不為祥瑞之所媚惑惟我聖祖取時和歲豐為

禎不以草木一物為瑞誠足以超越千古垂法萬世矣
雖然當斯之時隂陽順序年榖屢登所謂王者之禎既
昭見於太和之世而此嘉瓜者寔亦和氣所鍾聖祖雖
不有其瑞而國家聖子神孫宗支蕃衍繼繼承承億萬
斯年豈非嘉瓜為兆之一端歟而觀之宗族七八十年
以來亦漸蕃盛今其孫諫由進士為御史籍甚有聲聖
祖所諭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者又
足徵也是則國家厚德深仁培植基本尊致休祥固所

以饗世於無窮而御史君益當上體聖祖之大訓下念大父之肇祥奉其親長率其子孫敦行仁義忠孝之道於不怠庶有以行厥祥於悠久不然所資者多而所積者有限譬之泉焉不數浚其源而流將竭祥其可恃乎哉御史君既摘五倫書所載嘉瓜事實益以家乘所傳彚而為集名士大夫皆有作間亦求予言遂書此於其後云

題漢武帝迎申公圖

余觀漢武帝迎申公圖喟曰茲事不見於世久矣當時武帝能以玉帛安車禮聘賢者如此庶幾三代招賢之盛典然申公既至有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之對不合雖以為大中大夫尋竟罷歸惜乎武帝有招賢之名無用賢之實也武帝既然抑不知申公所謂力行者何事邪竊意人君力行莫大於誠意正心修身以行王道於天下使申公之言果出于此而武帝允廸之則漢之治何三代之不如哉然以汲黯内多欲而外施仁義

之言觀之彼既以多欲内蠱其心固無望其能力行所言以致治也漢千載之後有如程朱之真儒所以告其君者皆誠意正心修身以行王道之言當時皆莫之用則不能力行以為治者又不特武帝為然也因是以知三代而下所以治不復古者其原皆出於此三撫斯圖書此以識其後

題騎都尉孔昺誥後

右誥一道今給事孔公恂上世祖孔公昺仕宋真宗時

特恩所授也昜為宣聖之嗣其家世之慶善顯榮綿歷古今儒者言之備矣余皆置不贅論獨念自宋以來數百年間數罹變故雖天下之巨藏重寶大有勢力者或弗能保為已有惟此誥僅一幅而其子孫乃能世謹收藏宛然如舊豈亦有數存於間邪抑孔氏之子孫所重者異於彼耶然則觀者於此可以矯然而知所警矣

書河南叅政陳公詩後

永樂初年先君子復任滎陽縣教諭時余年方十五河

南叅政陳宗問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以進士任工部主
事陞前職其為人有學有守尤好激勵後進因行屬至
滎陽索余詩纂觀遂贈余一律且序之曰觀其所作才
充而氣廣不數年間將見問學淹通聲名洋溢禄位不
卑非余儕倫員苟禄者之可比矣其詩有知爾晚來成
大器願修德業贊雍熙之句時陳公年逾六十鬢髪皓
然而乃奬進余之稚昧復深自謙抑如此可見前輩忠
厚之至俯仰今昔垂六十年顧余老而無聞不能副所

期望祇增愧耳然公之厚意則不可忘遂書其事於詩後云

魏紲傳

魏紲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為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亦皆知之其父為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譎戍遏衛寓薊州玉

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誨諸將官子於學宮傍這因得納交為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舍瑄之跡劣賴希文規輔之益為多先君子官滿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為别别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膺薦者有所不合復退於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學行者復召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于

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於中而不能自已于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數數考之於己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一

毫無愧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戎伍僅三十年超然自得不為顯者焜耀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獲薪芻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石畧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當不至於終困也至其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縉紳大夫皆知其為君子而咸欲其得

位于時是則以人事言之希文名實孚於遠邇亦當顯於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于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决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何自而然哉盖出於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乃不克蒙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哉豈貴德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果天道自然而然初無心於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清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能為乎是皆不可

知也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何如耳固未嘗以命之厚薄為輕重也昔固有貴為卿相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于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孚於人人其自處者既已無愧於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瑄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遇質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愧揆之道以自解又恐

希文之潛德懿行久而或泯於世也遂作傳以志於私
篋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於為善而無疑于
命云

蕭都御史傳

蕭氏諱中字存中世居江西之龍泉其里曰南園世稱
南園蕭氏存中曽大父諱暉甫大父諱福可父諱民逺
凡三世俱以德善承繼一迹遠引弗耀於時存中賦質
剛敏篤志問學大能繼述三父志以增累其德善在鄉

里直言正色是是非非無少假借雖為鄉人之善者敬服歸向卒不恱於群小以是醜正健訟之徒妄相與鑿空造言意欲搆陷存中獨先識其幾微謂其家曰辟言於行不食古亦有之吾不可不行其戒遂挈家避居外邑者將十五年後知鄉里訟風稍息乃還舊居所謂南園者其鄉里善人老者喜其歸少者仰其徳俗遂變為仁里爭訟殆絶存中乃益治其舊田園課僮僕勤力其中不數年生意益饒於前時大有所積則斥其餘以周

困窶不責所負丁亥歳臨遠傍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
湖湘者既飲食不時疲於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
者扶踣相望居人皆以為疫癘渁人閉戶無敢出視存
中獨曰是有命疫癘安能渁人乃大出湯藥分遣所親
多方救濟役夫賴以全活者甚衆存中既讀書知義尤
篤於宗族無間疎戚遠近有女孤無依者為具粧奩擇
所歸使無過時男長不能娶者資給以聘禮使無失配
其於家法閨庭内外秩如雍如嚴而有恩訓其子孫一

以道義不及於利其子啓者既得存中家傳之學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僉事陞僉都御史奉勅兩鎮河間府居庸關其所職皆風紀戎政大事存中數戒以書俾處心以公仁持己以廉慎行事以古人偉節豐功自期待勿為區區小利汨迷身心撓損名節啓能恪守其戒所至守不可奪事無不立人無不悅卓然為時之名臣存中貽教厥子者可謂正且大矣啓鎮守居庸時存中棄世邊務方殷朝廷勉留啓遷誠懇

乞終制至于再三詔乃許奔喪奪情起復及至又領勑
廵撫山右久之謝病歸將奉存中之祀於家啓之旣忠
且孝則存中教及厥子者又可謂善且美矣啓為監察
御史推恩封存中如其官啓旣陞都憲又推恩誥贈存
中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

蕭叙仁字說

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釋者曰古者童子雖貴
名之而已冠而後賔字之以成人之道敬其子也都憲

蕭公子榮冠禮請學士劉公為賔因字之曰敘仁劉公復序其字取孟子仁則榮不仁則辱故因其名而字之曰敘仁蓋欲其勉於為仁而行之有序也夫道之至大者莫大於仁孔子弟子自顔子以下皆未嘗以仁許之誠以仁為萬善之長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義禮智三者故孔子教人惟以求仁為言蓋盡仁則四者之性無不盡矣至其為仁之要則其告顔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者是也是則仁道雖大有非後學所敢易言然人得

天地之理以為性初不以聖愚而有異聖人之所以為教學者之所以為學莫不本於是焉故雖初學之士凡志於道者必當從事於斯也今學士公既以敘仁字榮矣敘仁其可不深思仁道之至大而未易言者以用力於求之之要哉且施仁之序雖自親以及疎自近以至遠而其本則在乎求諸心而已使心有不仁則以何者施於遠近親疎之間哉求諸心者無他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敘仁必當念茲在茲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

勉之又勉用力之久庶幾克去人欲復全天理而本心無一毫之不仁則施仁之叙無往而不達有安榮之效無危辱之事禮所謂冠而字之成人之道者將於是乎在不惟無負於學士公字之之意亦無忝於都憲公矣若徒尚乎叙仁之名而無為仁之實殆見身心之間尚且迷繆乖紊之無序尚何以施諸親疎遠近而得夫安榮之效哉叙仁其勉之叙仁其戒之

試諸生策一道

問天地之間理氣而已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奇偶之數固八卦之所由畫也然此皆以氣言而不及於理何歟洛書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第而為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之疇固無以理氣言矣先儒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然一以氣言一無以理言果何以有經緯表裏歟厥後周子作太極圖其曰無極而太極者純以理

言也自陰陽五行男女化生萬物則兼以氣言而理為之主也然周子非有河圖洛書之可據而太極圖之作果有合於羲畫禹疇之旨歟諸子於易書周子之學必嘗講之試為我陳其説

敬軒文集卷十一

敬軒文集卷十二

明 薛瑄 撰

書

答陳文原先生書

廣文陳先生足下前在覃懷令嗣洎孫高二生至蒙手書示慰以先人即世致祭且賻憫恤憂愛之情溢于言表且以徐孺子郭林宗之事為喻展讀再三歔欷流涕

于以見賢人君子篤於始終而為此超絕之義獎譽之
詞也感德其可勝言雖然孺子南州高士林宗漢之賢
者孺子生芻之喻林宗固足以當之矣若孤子之無狀
不仁不孝獲罪神明降兹酷罰而又故鄉千里未即歸
葬羇居南北禮節多廢賢士大夫不即擯斥而棄絕之
幸矣尚何古人之敢望哉孤子固不足言而足下之義
殆無愧於孺子焉盖自後世風靡俗失至有門生故吏
于其師長之喪尚不加戚于心況於交游之泛泛者乎

足下與先人非有門生故吏師長之義特以滎陽一邂逅間即傾懷相與逮茲見背乃不遠數百里遣子若生緘詞致哀既祭且賻其於孺子之義又豈遠哉是不惟先人及孤子存沒感德而所謂門生故吏薄於所終者聞足下之風亦可媿矣承書即當裁答因來河南收拾行李遂爾稽謾令遣舍弟專往拜禮臨紙不勝哽塞馳戀之至伏惟諒察

論取友為學答周秉忠書

秉忠司訓足下前枉書并詩三章即宜奉答涉春入夏小有私冗遂爾一向稽怠及今重取書詩讀之往復究翫乃有以見足下善於交道甚有似於古人也又有以知足下力於進修蓋有出於後人也嘗觀古人之取友必擇其可者相與游處出入往來誨喻偲偲然一歸之於義而所以交贊更脩浸灌滋助為益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咸有以立于當時而聞諸後世孔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

則不然於閎博誠直之良友則忌其賢踈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軟熟與已不齟齬者為契合羣居旅遊攩拟嬉戲道說鄙俚常事不講不學不規不告靡靡然牽率淪胥為愚下之歸此古之交者所以日益而後之交者所以日損也足下以明敏之識自始與僕相見及後往來過從每語必及於學學必以古道相期勉今詩中復有多君啓廸之語顧僕何足以當此但足下博於納善過見收采是以云云見及耳僕因謂足下交

道甚有似於古人者此其一端也又如為學一事本其分內自少至老盖無止期雖大聖如孔子猶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之君子其不逮聖人亦已遠矣然方其未得所欲時莫不汲汲然務速以求之曰我善於為學一旦得所欲矣即盡棄其向之所為若無絲毫關諸心者人或問之則曰我非不好學也其如公私多事何僕謂為此言者盖其立心之初本不為已不過勉强涉獵以求濟其欲耳既得所欲則學於我何有宜其托此

以自詭也不然使其真有好學之心不以窮達而易其志則酬應公私之餘有一時之暇即一時可學也有一日之暇即一日可學也以至一月一歲無不皆然子夏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正如此耳又何公私多事之足妨哉既不能然則少之所脩者皆不足以為壯之所資此聖益聖愚亦愚而道德事業益相遼絶而不相及也足下年富氣鋭雖當群弟子請業問難之煩府衛文武交游之戚冠蓋往來將迎之勤一不以是自撓而稍得

休暇即執卷吟誦細思乎義理之微而沉潛乎聖賢之
與慎察乎言行之間而震發乎六藝之音故見於詩文
者渾朴古老駸駸乎漸有作者步驟比向所見者萬萬
有加僕以是謂足下進脩有出於後人者不其信乎夫
以明敏之識見而知取友之益以富强之年力而篤進
脩之功誠持此道而不變焉則他日所至又豈淺末者
可得而量哉僕忝科名以來奔走東西少得親賢之益
舊學荒失百不一存追顧前言良可增愧獨於汩汩中

忽見有如足下者能穎然進於此因是有所感發而輒復陳其固陋然已不勉而勉人又君子之所不與冀足下畧其下體而熟之復之固之窒之以需所就而果有以見古人之可及而不但出于後人也瑄悚息再拜

與楊秀才書

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內時先曽與生相識于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子官河內生遂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世舊有別業在滎陽

因往治裝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北壖尤甚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而畧無愠色其冬瑄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孟津西山下流涕為别大事訖瑄來滎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内來留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絶瑄惟人之所急惟利與勢而已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趨而乃殷勤稠密相從不厭如此非篤於為義而好衆人之不好者能爾邪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為意因畧陳其固陋以為生朂瑄七八歲時侍先

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為大儒今之人某為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盖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當未知所以為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為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篤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卧閲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甞一日而

易其為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于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為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内而廹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為知讀經

書者竊以為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温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末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

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勉愈難從使得之亦何益于人已哉鄙見如此惟深加思勞毋以斯言爲迂而虚用其勤幸甚

答湖廣左布政使李琦書

瑄書復左轄相公閣下今年春吳戶部公至承三月十六日手書示問并寄字帖藥方一一祗領訖伏惟閣下以魁奇之資宏博之學超邁之識加以踐歷清要久更事任敦裕老成之名允孚衆聽乃者暫輟班行旬宣江漢上為國家之所倚重下為列郡之所具瞻英聲峻節渢渢乎實在荆山之南矣瑄以章句之儒濫側風紀自祗命湖南歲月云邁治效蔑聞仰瞻高義益增愧赧所恃者不欺暗室一事期不負素願與所學耳以閣下

于今為先輩成德故敢輙一道其志兹因户部公歸便率此奉復并致謝忱更冀若時保攝為國自重不宣瑄再拜

答侍御王子沂書

瑄頓首復書侍御子沂足下専人至得八月初一日手書備知體中不佳第以逺道不得即造奉問為愧承喻訪醫一節沅州衛有一老醫頗熟方書拯療頻有效者已令收拾藥劑與同來人起程前去到日伏望髙明指

示商度用藥勿責近功徐圖其效為妙僕又念韓公有曰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又頤養之要節喜怒最急蓋心體虛則內有主而外邪自不能入喜怒節則氣和平而內疾自不能生伏惟足下老成明理之士此皆了然胸中而行之熟者固不待僕之煩言但區區惓惓愛則願更加意焉凡百語默動作起居飲食皆當寬坦其心調節其氣勿使思慮喜怒與疾氣交戰並爭則小小之恙可不藥而减矣不然藥劑雖良氣稍失和則凝氷焦火

恐未易收功也恃在眷私故敢冐罄其狂言惟加察納

幸甚瑄再拜

與王給事惟善書

瑄頓首給事閣下去秋歸時承顧送賻賻感徳殊深即日伏惟起居佳勝雖在哀中豈勝馳仰瑄亡母柩尚在淺土以新窆未可即動移又叔父先來存視亦殁於是兩喪未舉皆人子之大事疇昔忠厚之誨敢不服膺前喻作尊府君處士哀辭謹具録别紙附寄但愧蕪淺不

能有所發揮耳照察不宣

與羅劉張李陳謝侍御

頓首寅契列位侍御閣下瑄以非才濫厠寅末蒙誨蒙愛極深極厚非筆舌所能騰喻及遭先母亡又承高文哀挽此又刻心不能忘者亡母柩尚在淺土歸葬在開歳秋冬間人便率此奉字以代忱報不宣

與太守李太亨書

太亨足下承以知巳之薦受聖天子明命領東南大郡

又降璽書褒諭使之乘傳之官千載一遇良在于斯凡百有志孰不興起足下以卓越之資超絶之識清白之行而緼蓄其竒老其才者將三十年一旦復見用于世將攄發其所有見於政事之間赫赫之聲行復播於朝右矣葢天將大用其人必先拂鬱空乏其心體雖七十猶未至耄老足下困乏之久而通年雖髙而視聽筋力未衰晩景功名政恐尚有進于千里之寄者惟遲之幸甚瑄與足下忘年之契白首之交義當岀祖以道其行第

臺中多事薄晚方歸故專令小子淳奉簡以代叙别到官政暇時惠清教尤幸心照不宣

再與李太亨書

瑄奉書老友太守先生足下自京師一别又十五年矣江南冀北相望邈然何風引領豈勝悵快僕昔在田里時遠辱手書見示并勞和僕所寄詩展讀再四益深悚企中間乏便人因循未及奉書通問為罪為罪僕旨罷歸日與老農夫為伍耕田藝麻築室種樹分將沒齒草

野已絶望於功名富貴矣不意去年九月初五日驛使到門催廹上路十月初七日又蒙恩命擢官大理供職以來無毫髮報答抑衰邁老醜强顔班行有愧古人出處之義多矣方將上章懇返初服曽未遂所圖復有川蜀滇南督餽之行於今年二月初九日奔馳上道北山勒移能無厚顔緬想足下輕舟短棹葛巾藜杖徜徉湖山之樂益使人馳望耿耿不能為懷前教令作所著書序文尚未草創俟南還之日尚當勉圖奉寄僕自前

歸鄉里喪第四子子婦三人孫二人是皆命也柰何柰何有律詩四首用舊韻皆二年前所作録別紙奉上僕又近苦臂痛眼花縷縷私情所欲言者甚衆非紙筆所能盡尚乞心照不宣

復李太亨書

復書太守太亨足下今年正月得去年二月手書既承眷譽之過兼以官守見喻幸甚其中有宜復者不可但已切觀君子於名位大小閑劇皆不在己惟隨其所居

為所當為處之以義而不咈乎時之宜斯古所謂不器者然也若曰某職吾能安之某職吾不屑為焉則是不能隨所遇而裁之以義顧拘於有用之器矣伏惟足下以年德之髙處此劇郡猥日從事於文書訴訟逢迎候伺間似非長者所宜然揚州為東南之大府頤指之吏自州長令丞以下莫不承望其風裁所部比屋百千萬之民又皆守率其教條大丈夫官至郡守其任亦重矣哉足下尚爾云云者豈其中真有不自得者邪抑姑設此

謙虛之言以自誑也若果有不自得尤望足下宏古人之高義因其位而為所當為不以外之欣戚小小者動其心則不器之君子非古人之所得專而在足下矣足下其然之否乎比有江淮往來者似聞足下有落落難合之意此無足恠古之人或然足下其益磨去圭角委曲接之以義於所不知者默焉勿與之尚口勝待小人尤嚴於自治則於事之大小似無難處者矣足下又然之否乎恃在白首交游故敢披露盡言如此若鄙見

有未是閤下其復之去年九月在泰安州燈下忽念欽然久不奉問似有望於足下者遂成律詩一首及今得書乃知足下眷愛不忘我久矣因録前詩附寄以見區區以小人之心為君子期也更兾照察不宣

復李原德書

瑄復書李公閤下辱書累數百言大意以道學顯晦見推為念詞志高遠迥出恒人所見竊惟此道出於天而賦於人全盡於聖賢凡六經四書以及周程張朱之

說無非明此而已號稱儒士而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
欲明是道體是道行是道推是道於人哉若讀其書而
舍其道乃先儒買櫝還珠之喻非真讀書者也瑄自少
時嘗有志於此非敢自謂能與是道也但覺心之所存
言之所發身之所履小有違理即一日若不能安其身
此蓋出于道之不能自已者豈敢借擬古人而以道學
自居哉閣下過與乃亦云云徒使瑄撫已增愧耳若以
是聲號於人必且見怪見鄙不斥之以為狂即笑之以為

迂矣深顧閣下不以云云者布於人也往年河汾之會漫語及此亦六經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書世儒之所共讀共談者耳非瑄之所獨見也閣下遽爾云云豈以瑄誠講於是哉而今而後更願閣下以衆人視瑄或欲往來講切是道但當熟讀凡聖賢之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之心體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久者不外是而所學皆為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即在是矣顧瑄有志於是而未能也閣下其察之人行匆匆奉答言不

能盡意閣下其復之瑄再拜

答司封趙主事子聰書

瑄復書子聰年契足下去年秋官張公來承手書惠問展讀再四辭義懇欵厚德其曷敢忘但稱道云云則非瑄之所敢當第因每年廵歷所部稽於奉答愧歎尤深伏惟足下累世以來詩書是襲德善是崇繼忠繼孝進而登顯仕獲重譽者代不乏人至足下又以學行之美誕繼家聲凡在交遊孰不歆仰况瑄與令先兄侍御為

同年進士與足下為同年舉人兼兩同年之好是宜企慕之私又非他比但愧瑄年來學不加進德不加修有負先侍御以洎足下素所知耳足下或以為尚可規教時及誨言尤幸餘非所敢望秋官公還率此奉復照察不宣

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群遊旅宿一無所為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别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

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為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脩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

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

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為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于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答李賢司封書

瑄奉書司封李先生足下自河汾之會即相知不相忘者十餘年矣非以志同氣合而然邪及瑄來山東又承手書切磨斯道蓋荷知已之不忘也前年至京師極欲面悉凡紙筆所不盡者未幾又歸山東回想風度豈勝悵

怏去年春左方伯王公來又承書見示首論居敬窮理之功次喻所得之大終及省察之要義利之分而謙謙又若不敢與於斯者益見足下所志者皆古人之志所求者皆古人之道與汲汲於尋常之所爭者相去百千等矣第書旨宏博未易了悉僅取其中三四條奉答于右伏惟擇焉是道之大原於天具於人心散於萬事萬物非格物致知則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二者居八條目之首然非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

又無以為格物致知之本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於道也足下論為學之道首及於此誠得程夫子教人之要旨矣又能尋此而進焉他日所至其可量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虧聖賢細膩工夫決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膩工夫或者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入謂動作毫釐小差忽不知墮於為利之域矣足

下省察工夫至此已極為親切更加以精辯持守之力必能為已而不為人也為義而不為利也伏惟足下氣清而才敏識高而志篤切切焉恒以是道是知是行是相講磨為務所謂汲汲於尋常之所爭無以干其中譬之入海者既識江河之正道又得舟楫之利器循焉而不已其至也不難矣孟子所謂豪傑之才朱子所謂百世之下神會而心得者百千年間豈無其人乎非瑄所敢知也瑄愚僻無他才能獨於為學一事實非他好所

能尚但乏明師友以正其是非以此不敢果於自定耳年來忽得高明如足下者數見教示誠孤陋中之一幸也繼自今往尤有望於足下矣近者右方伯王公云得足下書且附問瑄以為人少知者瑄以謂學求分內事耳知不知何與於已哉但足下見愛之過云然耳往年舟中有懷足下律詩三十韻近日所述敬吟一首具録別紙并謝奉答之稽慢伏兾照察不宣

與李匡都御史書

瑄奉書都憲李公行幕成都一别又數月矣慕仰之私
與時俱切即日伏惟駐節山間部分諸將必有竒筞以
翦叛蠻之首溪峒行且落然無警矣鄙意猶以為蠢玆
醜類與其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高
明以為何如勉而行之大功可立况此小寇烏足置齒
頰哉瑄自永寧至瀘州感暑瘧寒熱大作數日幾不可
支今雖稍愈正氣尚未完復猶恃粥以保養耳餽運一
事猥承公牒悚息尤深但邊衛武夫不諒鄙意致此有煩

言耳茲敢輒用公牒干瀆左右想發封為一笑也凡百瑄所不及更冀見教為幸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瑄雖不敏常奉教於君子矣率此奉狀伏惟照亮不宣

答李都御史書

瑄書復都憲李公足下專人至持手書見示首叙向日鄙作之贈追念蕪陋之辭祇增愧耳奚足以言詩文哉且承喻招徠叛亂戎獠次第款服虜去人口大半放還尤可見足下能布朝廷之恩信不煩一戟不勞一兵從

容指麾使一方反側異類感德革面唯唯來歸自非足
下平日忠信鬱於中而發於外安能致彼孚化之若是
乎瑄近日遣小吏奉書往中間亦謾陳振威武以服其
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觀足下此舉蓋先得我心之
同然矣君子行事適機宜尤使人敬慕之無已也昔趙
充國討叛羌緩於攻戰但撫其渠魁而坐使其黨類解
散湟中既安振旅而還朱子大書於綱目以美其績以
此見安邊境治蠻疆蓋以懷柔為先不以攻戰為貴也

足下此行深得安邊之計垂聲竹帛又豈多讓于古人邪瑄近日賤體失養感瘧疾連發數日方已足下遣專人垂問感德其又可忘足下師還有期會晤非遠縷縷餘情尚容面布人還先此奉復尚冀照察不宣

與李都御史書

近日江安驛丞持梨果自山中來又承垂問感德愈深恭審足下體中亦小不佳想行即平豫大抵山中林嵐翁鬱無所發泄其氣最能中人日來殘暑蒸熱亦能為

癘足下體中不佳豈以是二者邪不然或積勞軍旅之
事所致也瑄少多與名醫往來頗諳醫道大抵感冒之
疾三日之前只宜用辛凉之藥發散三日之後宜和解
有内證可下則下之切不可用乾姜附子諸性熱之藥
若服熱藥則病勢必增蓋感冒始終只是熱疾也俗醫
不知此理謂在表為陽為熱在裏為陰為寒失之遠矣
外此即是雜病有方可療亦宜慎擇其藥性之良者用
之以足下高明必了然於此固不待瑄之瀆言然私意

亦欲少致懇耳又朱子與黄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事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温煖即漸見功效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瑄疾雖平復尚未任勞相去數程未得趨問為愧良多兹遣專人以代申問之敬尚冀為國自重不具

答閻禹錫書

瑄再拜書復廣文先生禹錫足下自來金陵未及一年三辱手書示問重叙河汾之會以及瑄之出處謟懇忠

厚之意溢於言辭爲荷不淺但前後所推許者皆不敢當瑄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所未得亦僅置于心而不忘耳承喻所學之正進脩之篤敬羡敬羡第別紙所録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古人爲已之學于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不爲此心虚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焉足以動吾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

微妙茫然若夏蟲之疑氷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猶僅克悟性天道於晚年況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示人者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之序若不量所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為不足信矣其他書辭不能盡答惟所學之正進脩之篤他日所就殆未可量固非老拙日退者之可望也所求文獻通考叢藁二書叢藁所未見通考家故有之博而不約殆非理學之所急艮輔亦有二書見寄尚

未奉答茲因鄉人薛生之便率此奉復尚冀心照不宣

答曹安司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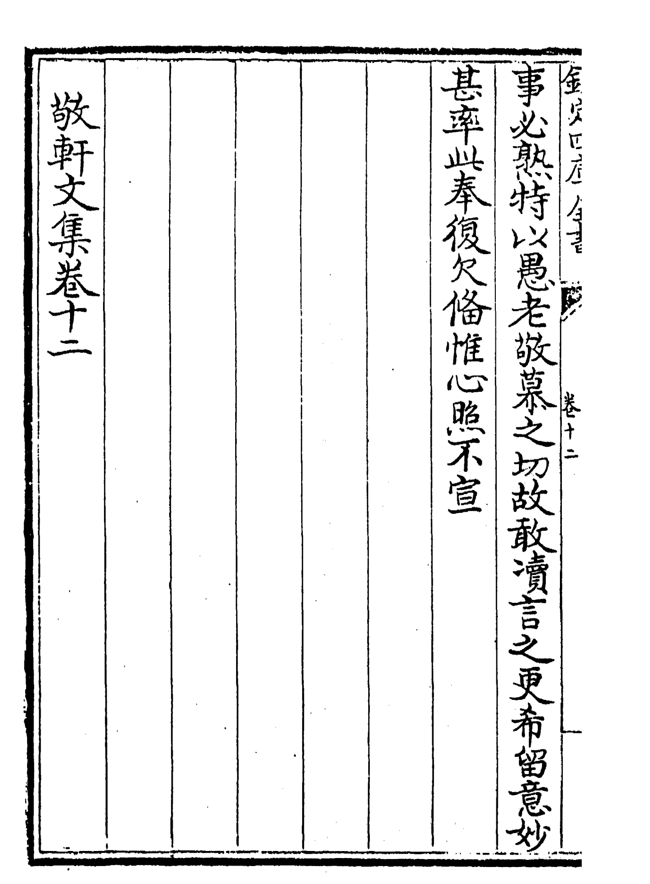
書復廣文曹司訓近得書歷叙游宦鄢陵見慕之切且極稱道區區行己出處之義以愚老豈敢當其萬一且區區素與廣文未識面特以鄢陵前後風聲相接之故遂荷此厚愛足見廣文好善之心無間於疎數也所要作敍少師比于集序又見廣文景仰忠賢之心然區區思之至再以稱許少師之仁已見于先聖孔子之言後

人雖欲重累其辭諒無以出其一言之外者以是果於不敢作非有吝也以厚意不可虛特具小簡以復惟廣文裁察妙甚

答閻禹錫書

廣文閻先生足下别來數年以氣味之同未嘗少忘于懷兩年連得兩書乃知足下之見愛亦如愚老之思足下也但前後所稱道者皆不敢當耳承喻陞清秩得以所學勵英才樂可勝道邪又喻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

掇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覩早寄為妙所要讀書續録但愚老自脩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録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異日見卓立于前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竊謂因經以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以足下之明敏於程子要語從



事必熟特以愚老敬慕之切故敢瀆言之更希留意妙甚卒此奉復欠備惟心照不宣

敬軒文集卷十二

敬軒文集卷十三

明 薛瑄 撰

序

論選序

昔真文忠公編文章正宗釐為四體其一議論也議論見於經史者如唐虞三代君臣之言孔曽思孟問答之語以至後世英賢之談辯名臣之章疏儒先之著述或

陳經世之要或發天理之微或指切當世之務或剖析理欲之幾雖所言各殊而皆所謂議論之文也然文忠所錄自春秋内外傳至漢唐而止於六經孔曾思孟之書則不及者蓋以聖賢大訓不當與作者同錄於以示慎重耳我朝設科取士罷詩賦中場易之以論蓋即所謂議論體也文制既新士習亦變由是秉筆締思者咸以古人自期而文章之中程度者蔚有可觀然歴科既多小錄散在四方每不得以聚觀為歎鄢陵司訓東魯

王惟善氏乃能收集歴科以來小録選其論之精粹者彚為一編余間閲之不惟快吾夙志實足以見我國家德澤涵煦之深人才之盛而議論之純正有不愧於古人也又以見惟善編選之勞庶幾乎文忠公之遺意而可行於後世也于是為之序以冠其端云

送白司訓序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

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于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孫吴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為非徒無益而邪說恠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於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為圖書以發二程二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世之學者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門之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

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于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横等家悉皆禁黜内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為之師經以程朱氏之説為之主盖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能明理以覺夫人茍經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明則後學無所啓發取正而人將惑于他岐其流獘亦不下於雜學之師矣此校官為職雖卑而關係為甚大也吾鄉白公諒博卓偉言直行方以明經中乙

榜兩任校庠克慎所職而學者知奮今以滎陽司訓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索予文以贈予遂歴道夫師之名實班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慎所覺哉

送王汝霖大尹序

余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六人傳又讀東漢書見循吏十二人傳以謂兩漢治最近古何賢守令落落如是耶蓋人才之難自昔然也我皇明綏萬方興百度凡任民社者尤重其選余生也晚愧不得遍識天下賢豪之士獨於

余邑大尹王公幸知其賢焉往年余在河南鄉人至談
公之賢不容口當是時余固聞其名矣猶未得其爲人
也其後公朝京師往來河南道中連得兩見耳其言論
目其威儀余又得其爲人矣猶未知其政也又二年余
歸故鄉謁公于公署退觀其所以設施者肅之以威而
敷之以和威故鄉豪市猾破膽滅迹莫敢售其奸和故
愿民弱姓安於里閭無呼號頓捽之擾至是於公之政
始得其詳焉自是别公去逾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

鄢陵則公之威惠在人心者益深於前矣余既隨計不可少留公亦將考績天官余恐公之政將移於他而與吾民之思也遂歴道余之知公者非一日以為公贈且志於私牘以俟夫太史氏之筆焉

滎陽送别圖詩序

侍御劉公丁内艱服闋豸冠繡衣將歸於朝士大夫相與載酒殽餞於滎水之濵酒三行縣令沈君言於衆曰古人之别或為文以暢情或為圖以狀景皆所以篤交

道寓不忘也今兹侍御公之行不有圖而歌詠之又豈古人為別之義哉於是命工繪滎陽送別圖俾序其端余觀圖之所載山之高水之流烟雲草樹之相滋人物舟車之彷彿其於臨別之景悉矣若夫贈言之重規之情則豈圖所能顯哉此既圖而必申之以辭也侍御公少游庠序有聲及登臺署簡默莊重明敏寬恕風節固已表著于時矣是行也益當攄誠竭忠登進才賢屏黜奸究大振風紀俾事業聞望偉然赫然炳如丹

青傳之信史則是圖與文併可以為後日之美談矣士大夫之工乎詩者歌以系之

贈王給事中序

君子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本宏大而拘于有形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蓋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乎減之一勺則耗加之一勺則滿者蹄涔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衆流趨之而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而進於無涯

之量豈非道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于小得則喜小失則戚者蓋亦不勝其衆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今之校官俗皆為冷職恒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一旦去此而陟於尊顯能無德色者為尤鮮也先人在鄢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為司訓余侍先人側竊觀先生之為人謹於自脩勤於教人於凡學宮有所脩立盡心盡力若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於是而不慕乎外視恒人之戚於是者既有間

矣及其考績天官集諸教職而試之將拔其尤者以充近職既而先生之威儀文辭獨穎出一時遂有給事黄門之選余往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舉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窺焉余因切嘆曰人臣之歷閶闔登玉階載筆紀事恒得瞻日月之光者惟給事中為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他等為顯且榮也明矣今去冷職而驟處是欲其不自矜也難矣哉先生獨能視榮濳無二致處甲顯為一節非能擴大其量不

以外之所得為欣戚者其能然乎由是見先生之量進於道體既未可涯至於處尊顯之地更有大於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御史箴解序

御史箴者元張文忠公所作也公為御史時嘗著風憲忠告以明風紀之要又作是箴并以致戒焉大義言御史之職關係甚重任是職者當思其重而為所當為戒所當戒其言簡其理備其詞直其義切誠憲臣之藥石

也公既沒而其箴盛行於世令內自臺署外及臬司以至憲臣之家靡不列之于屏于几以比韋弦之戒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余以非才承乏風紀恒誦是箴以攻其過暇日復述前聞為集解以釋其義雖於文忠公作箴之意未能盡得其藴然讀是箴者誠能因是訓詁以戢其詞求其意反諸身心而自省則當為當戒者固已不昧所從事又能歷覽忠告全書而有得焉則於風紀職業為可舉矣

鄢陵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尚矣任土作貢見於夏書九州之土九野之星掌之周職方保章氏自漢以來作史者亦皆有志以載當時之土宇雖郡邑之名或仍或革至于上則天文下因地理區宇一定之宜則有非私智所能改易也我皇明肇一四方極海内外畢載圖籍幅員之廣前未之有也皇上臨御之十六年爰命天下儒臣考郡縣廢置之由與夫山川風土之類編集以進于時鄢陵司訓

王惟善實修縣志奉命惟謹乃摘抉經史詢諏故老摭遺事於刓碑斷石之間訪陳迹於荒墟廢址之内彼此更定其是非古今互求其實迹提綱舉目細大不遺凡邑之肇置本末與夫分野所屬山川所表溝池土地之綿歴戸籍貢賦之盈縮風俗土産之宜宦蹟人物之衆縣治庠序壇壝郵傳shape建之始僧寺祠觀橋梁陂池存毁之迹仙釋之有無文士之題詠靡不博采而備録之再閲月始克成編乃繕寫為帙上之朝復將鋟板邑庠

傳之永久遂屬余序余謂蘭亭之會茂林修竹崇山峻嶺遊觀之樂耳好事者猶圖而記之以傳于後況茲一邑之志有稽於古有考於今其可尼而不傳哉是書也俾邑之人覩其山川景物則堅其安土樂業之心觀夫忠良孝義則興其去惡向善之志是又豈非政教之一助哉是為序

周氏族譜序

上饒周秉忠示余族譜一帙求為之序余觀秉忠先世

家於上饒者歷年滋多譜所謂元溪者蓋其宗而元溪
之分則自學録公始學録公以文學顯於宋而其後蟬
聯相繼各以儒吏醫術著稱於時傳六世有安世者號
觀復翁於秉忠為高叔祖乃始纂集聞見以譜其世而
傳諸家至秉忠先君子復取觀復翁以降宗系之未登
於譜者條别以附秉忠又取其先君子輩行及其昆弟
子姪各以序列于後由是周氏之譜克完無漏嗚呼若
周氏之祖子孫可謂善於繼承者已余於是因有

感焉嘗觀世之人莫不欲蕃昌其宗支殊不知積於前者淺以狹其如後之人何譬之於水捧塊累石為尋丈之洳所豬不過咫尺之深決而求其流之長不亦難乎周氏則不然自學録公以來咸有所蓄而未施其積之富殆若長陂巨浸固已汪洋浩渺而廣且深矣今秉忠始復以文學奮迹科目遂有分教之命周氏之積殆發於秉忠乎吾見其沛然奔放而莫之禦也然周氏之積而發者固可驗使秉忠之後遑恤厥源而決之不已則

廣且深者亦將有時而竭矣惟能因余言以歷覽其先德之懿以世濟其美焉則源益長周氏之發庸可旣乎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周氏亦云是為序

送孟縣令林君致政序

聖朝稽古典禮以正百度士之入仕者進有祿秩之加退有引年之令所以始終優禮臣下之意可謂備至也孟縣令林君一朝以年逾六十將請於朝如引年之令于時郡之交游來徵詞以贈且言君之歷官久矣然所

至必有聲司委積理簿書雖甲必舉其事知大府毗
守政雖顯不易其心盂縣號為繁劇自君來治之有法
坐以無事上下咸才其為吾輩誠重其能而賢其去願
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士君子於進退之際尤所慎重
觀林君少而學壯而仕老而罷克保始終無悔吝之及
非慎且重者其能然乎是行也不日得請于朝榮歸故
里見平昔之交游集鄉閭之子弟樽酒之間尚當明告
以聖朝養老優賢之意使皆勉於忠勉於孝相率為禮

義之俗則林君於退歸之際益可重矣

務本堂序

務本堂者揭萬英所作也萬英世家撫之臨川作崴脩之所𠂻蓄書史將以講復思繹浚其德之源而導其流遂取有子所謂務本者名其堂永樂甲辰冬萬英來省其兄子覃懷因繪其堂于臨據間以謁余求為之言余遺之言曰子不觀夫穡人之治田乎是穮是蓘不少自懈雖有歉歲不能為患矣君子之為學亦猶是也耕其

理義之田勤力約取不侈乎外惟事乎中凡汲汲於朝夕者惟以修德慎行為務蓋德行者萬事之本也本立而道之行將若水走壑火燎原安往而不達哉或不能務其本而欲道之行猶農夫忘穮蔉之勤而欲有秋成之望烏有是理哉萬英既取古賢者之格言以名堂其必視名思義務所當務勉之又勉不責效于旦夕之間而收夫遠大之獲則穮蔉之積不可一二數矣韓子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者萬英其深念之

送李太亨詩序

余往歲侍先君子遊玉田玉田多四方賢豪之士余皆與之交而親且厚者則濟南王君素亨大梁范君汝舟東萊魏君希文永嘉徐君緼夫安陽苑君仲仁洎今海昌李君太亨而已諸君子皆年德老成余獨以稚昧居其間往來相得懽甚其後素亨以薦舉進余以先君子官滿去太亨之吳汝舟之汴希文南行獨緼夫仲仁尚留玉田而吾六七人者千里相望邈不可即追念往日

從遊之樂可勝慨耶今年春余重遭大故居憂覃懷而太亨李君乃自吳抵中州走數千里取酒爲文以祭先君子并以慰余于哀次嗚呼徐孺子之行不見於世久矣而李君獨爲之嗚呼世豈復有斯人者乎余因念疇昔與諸君子相得甚厚數年以來各縻於事不可驟見而乃獨得與李君相會是又足以感余哀荒離索之情矣於其歸遂銜哀書此以贈而復伸之以詩云

送王世寧歸覃懷序

古之為士者既自廣其學而充其道矣進而有為也必以其義而推其有於人人至於得失之際初無介于懷焉後之人不然徇於已者不力而僥倖於名位之得得則意氣横肆以矜駭于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朶頤之利欲而及人之實未必有也不得則悄然憂爽然嘆立若無所自容人之度量不同有如是哉覃懷王世寧其先葉醫嘗有隐徳而未之報至世寧乃能篤志於學今年秋以郡庠弟子員一舉而遂登于鄉選人皆謂是故

家子能享其報矣及歸道由鄭之滎陽余往與之有舊重其歸因遺之言曰人之學有得焉而或未遇于時不足為歎也學未有得焉而或邂逅利達不足為多也惟學得焉時達焉則於義為合何所謂古人之進止如是耳世寧幸生休明之時涵泳詩書禮樂之澤一舉而遂得名于薦書其於進而有為之義將階於此矣雖然余將進世寧於道進於道殆未可以是自滿也歸見鄉人有以榮且慶見稱者世寧慎勿信也惟當益增其所當務

等而以義進他日推其有于人若高山出泉而勢莫能禦斯庶幾乎古人矣余請書此以俟

送驛丞湯伯瑀序

皇明有天下極海內外咸為編氓內之政教號令頒布於四方萬國外之四方臣妾展覲修貢於天朝肩摩踵接畢出道途以故傳置之設布滿區內川浮陸走遠近分合脉理牽聯雖南北東西岐路若錙銖然而無不川匯雲集會同於輦轂之下是則司其事者雖不若顯且

尊者之所為而有關於政務之萬一要亦不可少也滎陽索亭驛當東西之衝軺驛尤劇所職或匪其人往往屋宇穿漏弗可居稟餼匱竭薪芻空踈使至無以資馬瘠疕駑老不任乗服而往來壅滯大不稱設傳置之初意湖南湯伯瑀以敏幹給差潘司三年遂來丞茲驛及至顧視室屋之缺穿者繕補之餼饋委積之空虛者充牣之廐芻完富馬息以逸凡百器用無不新好由是使至如得私家其去如馳風雨前之積弊一皆刮去而伯

瑀又能事長上以謹慎接過使以卑遜交朋好以然諾故尤得稱於衆今年秋以考績將謁選曹邑之交游來請文以贈余觀伯瑀之勤事若此其可謂能舉其職而不失傳置建設之初意矣如是而進於選曹焉有不允其績者乎遂書此為考績序

送永和湯大尹序

余少游中州則聞大梁為古今名藩文獻之所薰陶耳目之所觀化類多秀特俊偉之才其後余亦與試於河

南庚子之秋闈見大梁之士儀觀偉雅言談詳緩及掉鞅場屋文詞沛發牓出而開封祥符之士於他郡邑倍焉余益信大梁之多奇士非虛語也明年余忝科第歸遇大梁湯自新於滎陽目其容粹而豐聽其言簡而切扣其中則所出未已視余庚子同登士蓋莫能先後焉余又知大梁之奇士不止於疇昔所見也自後余歸河津有來自永和者因問湯公之政則稱善不容口余又知湯公習於從仕者蓋有所自也今年余赴京師道出

永和入其境見其墾田多在山石險側間坦夷者十無二三問其吏則牛力所不及者皆斲𣃁以下種余以謂有如此民必艱悴流徙者多及過岩穴山溪之居則見老農父母兄弟妻子毳帽褐衣饘粥菜羮飽煖自足而無一家之外徙者因恠而詢其故則曰吾邑有賢侯焉自來視事刮絶羣獘為農者惟務供租給役而無胥吏漁獵之擾為兵者安於戍役而無軍將徵索之苦凡吾民所以優游林壑得自力于山田者皆侯之恵也是

以田雖險瘠然易治既至故年之所入亦足以自給焉人之所以無轉徙離逖者此也及至其所治則見其為政簡而不煩寛而有法余竊自歎世之有司朘人益巳視民之飢寒流亡畧不加恤此誠何心哉湯公乃能化磽瘠為豐熟撫疲困為安佚致人稱道先後遠近同然一詞非盡心撫字者能然耶余益以信大梁之竒士不但見於問學儀觀之美而又能措諸行事之實為可羨也湯公今以三載報政天官余見其書最而歸益勵

初政九載陟明可期異日事業成就未必不為大梁人物之秀者也余姑書以贈

送戚司訓序

人之負魁壘之才抱奇特之志者鮮不欲位通顯以出其中之所有而樹勛業於時有其器而或拘於冷職僻地鮮不戚咨無聊若不能一日安者此人之恒態也余竊以為不然君子誠有是器矣但當隨所遇而安之以盡其當為之分分誠盡矣則其氣益定理益明消其邁

往之銳而老其宏偉之才所謂顯位達官雖無偉蹟或有時而自至焉于以施其所有則何勛業之不立哉今年冬余與戚君文顯會於襄陵司訓丁君廷玉家同處連日夜因觀其為人質貌充碩而議論頴脫蓋所謂瑰壘奇特者也問其職則司訓為冷職問其地則岳陽為僻地他人有是器而處是位則戚咨之意必有形諸聲容者戚君不然方歎然以進修為未足退然以誨人為未至若不知教官之為冷職岳陽之為僻地蓋能安於所

遇而克修其職者也吾意其涵而泳之而氣必完静而察之而理必熟鋭邁消而宏偉就如是而進於衡鑑之下輕重大小無所移易而顯位達宦或不能辭其必盡發所緼秉仁執義上以忠乎君修政立事下以澤乎民勛名事業垂諸悠久斯足見其魁壘竒特之實矣丁君於盛君為素交蓋亦魁壘竒特而淹於教職者也因盛君考滿之行求余文以贈余遂書此以告并以為丁君勗云

送教諭韋頡考滿序

士之仕也不難夫職任之崇卑而難夫職任之偁舉職誠偁矣雖小官卑秩尚可以行其志况崇資巨秩哉校官在衆職中雖曰禄薄秩小然有師之尊世嘗以清職稱之實非泛然小官之可比也以清職而異乎他則居其任而偁其職者不其尤難哉河津為邑介乎冀雍之間前汾右黄襟帶合流北則太山隱起延袤萬里以兩州之交河山之會氣之靈而鍾於人者比比焉故來教

是邑者必能舉其職而後人始得以因其靈以成就廣文常君顓詩書文雅得之學而會之心者宏博涵蓄總統包括士之從游者如入富室大藏而百物隨所取如游抵鵠合浦而珍竒遂所求以故騰芳科貢者接踵於時其不捷而退㑹於初者亦皆以不及前人為自愧是皆先生善教之力而非特山川風土然也然他人篤專教條者視廟學不飭必諉曰此有司事也雖壞圮弗支而不加葺先生又能欽服國典大合羣材一新廟學俾

聖祀孔彰而士業有所若先生者可謂兼道與事而一之於職為無忝矣今年春以考滿將詣天官諸生重其善教興學之功因相率求余言以贈之余邑人也雖游宦四方而近年亟歸連得承顏接辭故於知先生為詳且熟諸生雖不有請尚將强而言况請之勤乎先生行矣聊以已然者卜其未然者則崇資巨秩或可陟焉余又知先生能慎終厥職而無所怠也是為序

贈蒲州劉太守序

古之所謂賢郡守者非為其能督租賦修簿書謹期會而已必其能安民庶宣教條廣徳化革獘政使闔境悅服而始得稱為賢焉蒲之為州在山西為巨郡然其間河山間隔土地狹隘多瘠原鹵隰而人之生齒為尤繁以不加多之土地而有日益之生齒耕作少怠則其歲之所入卒不足以給公私之需而重以黠吏奸民舞智乗勢揺毒害政是以瀕年民多失其所延安劉公九成以卓拔之資挾有為之才來守是邦詢咨境内恤民生

之如彼知獘政之若兹遂精心勵飭以民事為已任行視境内勞相耕作民食或艱即為之纎悉經紀使有無相資俾無流逋之患暇則集令佐耆老告以國家典章之具德澤之深期與共遵約束以修禮義亷恥之節以興孝悌忠信之俗郡邑之中有猾胥奸民干紀害政者必挫抑而芟除之由是地雖瘠狹作治以時而歲入倍常教條敷布德澤下降而人安其所奸豪屏迹獘政清雪而民害不作官僚相與稱其賢於庭民庶相與歌其

德於野聲名聞望孚於遠近雖古所謂賢守者蓋不多過也今年夏以三載述績大廷天官既最其績而俾之復任蒲士之在太學者咸來徵文以贈之余亦郡人也往年嘗歸故鄉見劉公累累焉故知其政為尤詳於是述其循良之蹟有似於古人者以告公且以為公他日陟明之張本云

五友詩序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接

恒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也因取凡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去其非而趨於是視書蓋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方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為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廣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既而自謂曰古之君子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既取古聖賢書以為師矣獨未得夫

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禀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茍取其徳以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故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塞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徳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清白絶俗以滌其垢而勵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也若夫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鼎實友荷蓮之娟秀不妖可以發文

藻友蘭菊之風致高閒可以安雅澹又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頼其忠告之益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實則無知子或有過彼安能有以勵子乎余曰不然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有知而能勵於人乎哉特取其動静之性黙有契于仁知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彼識此方將去喋喋多言之煩希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於心以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於聲見於詞而後喻耶疑

者乃解而退遂與五物者序列拱揖結為良友而求正于書又為五詩以固其交云

送孫先生致仕序

壯而仕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誇馬僕之盛强橐金珠積錦綺矜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廬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給饘粥彈

琴於桑樞甕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酣乎里閭之間稱為鄉先生而名永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先生以碩學耆德給事黄門典歷教職凡三十餘年一旦以年逾七十辭郡博而去朝廷例優之冠服如舊詩書滿載而行槖蕭然持此以歸於吾前所稱者固非先生之所好矣于吾後所稱者非先生又誰望之先生行有日交親重先生之歸者

咸圖為詩歌美之而屬余敘

送寧海令季復春序

侍御張君勉夫與余為同官間語余曰吾鄉先達有季復春公老成士也自永樂初已登名薦書又三年為尚書戸部主事已而退返初服者數十年復春公處之泰然不以去官有纎介不豫意其志益篤行益修學益勤聲名俊於時宣德改元詔自廷臣以及外藩臬咸得舉所知無間踈遠時有以復春公名聞于朝者乃徵詣天

官而集試之試既徹復春公之作獨拔于衆遂有寧海之命或曰復春公故鄉屬也以是來而遠宰海瀕得無介於懷乎釋者曰不然君子出處榮澹遠邇當一安於義命若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其能免韓公之譏乎且復春公方返初服時尚澹然若將終身況有百里之地領一邑之民教化于是焉布刑政于是焉修財賦于是焉出民之休戚于是焉係古所謂親民之職蓋莫先乎是而復春公又豈不快於是哉未幾果

有以寧海之政傳於京師者始信復春公能安於去就而盡心於民事如驛者之云先是國制才能以拔舉進者秩滿仍一考焉所以重任使也復春公今年春如例集試闕下奮筆涣辭若不經意而語甚驚人既而將歸所治朝之縉紳大夫故與公遊者咸欲文以張之令吾若同官且相好也幸為一言焉余曰君子不茍毀譽於人文辭之宣於紙筆毀譽之章者也吾素與復春不相識茍徒徇詞以諛之不幾於前之所譏乎雖然余有居

一於此矣勉夫信人也觀勉夫之不苟則其所稱道必不苟矣遂次第勉夫語爲復春還寧海序

望雲思親序

昔狄梁公登太行顧瞻河陽白雲飛繞親舍凝立者久之後世思親有以望雲自名者遂以爲故事蓋慕梁公之風而興起焉余以謂人子愛親之心蓋出于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已其或至于睽違膝下爲時久遠則其思之之切蓋有隨時感發而不可抑遏者又豈必登高山

望白雲之繞親舍然後可以動其念哉然則梁公白雲之思特其一時之興前是無時而不致其思者固可見矣是則後之君子求梁公思親之實可也慕梁公思親之名不可也余友鄭君元吉為其友霍志剛氏求望雲思親序於余造余廬而請者四五至而不厭余竊念素與志剛不相識其思親之慕名與實皆不可知獨所謂愛親之心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已又皆有是非特志剛有是也志剛家山東二親皆安好無恙而志剛游

太學者有年親舍邈在海岱之間音容久曠定省久踈則所以思之之切固宜隨時感發初不待於望白雲之飛揚而後動其念也而猶以是自名何耶豈慕梁公之風而求其實邪志剛其加勗哉他日著忠節建事功而可垂之後世者未必不自于望雲思親之實之心之推也是為敘

送林鄭州序

余少游中州每愛其風土之淳厚民俗之簡質最易導

之以善鄭之為州當汴洛襄鄧之會為中州之名邦其土厚其民淳所謂易導之以善者尤莫易於是先是為之長者或匪其人率多任苟簡自恣之為厲威猛暴悍之氣專尚箠棰而强民以必從民或不堪其擾而至於有言則曰俗之訛濇焉民之刁詐焉甚至薰灼其心相伺如仇敵兩敗俱傷而後已是豈長民寬厚之道哉余友林君文載往年與余同考於春官其資敦厚而深於學其言簡緩而中於理既舉進士高第又從薦者言遂

來知鄭自初視事時余嘗一過之固知其設施盖以寛厚為主矣又數年過鄭者累累間止郊境見田夫野老稱林君之美者不容口問其故則曰租賦之入他郡之急也吾侯則緩之期會之集他郡之廹也吾侯則寛之卒之急而廹者民或不堪流而之他緩而寛者從容勸率事亦無不集民亦不告病焉又曰他郡中倅之於民或漫不加喜慼於心吾侯則温恤之意常溢於色辭又曰吾侯髙大深遠蘊於内者固非野夫小子所知其寛

厚之政即衆共所知見者灼灼如此盖不可揜也余惟
國家列聖相繼簡任庶僚尤重守令之選近日復詔自
三品以上官始得舉可任方面郡守者夫以郡守而儕
於方面其任之重也日益加使皆得如林君之寛厚者
居是職則雖難治之俗固無待厲威尚猛而事集民安
况易導以善者乎今年春林君來考績余素重其人
遂告以余之所知者復申以國家任用郡守之重林君
其尚思所重而益加勉焉

送長蘆陳運副序

西蜀多佳山水而名賢偉人繼出其間雖不可以風土拘蓋亦得山水蓄積疏通秀麗之氣居多昔韓柳二子亦謂交嶺奇麗瓌偉之物不能獨當山川鬱積磅礴之氣而必鍾於人如蜀之岷峨連聳大江小水綱紀其間則其産物之盛又豈特丹砂水銀楩柟樟梓之類所能當其秀哉宜其名士代出如相如子雲范蜀公父子之徒不可勝舉我皇明混一區宇三光五岳之氣完而賢

才盛則蜀之産士是不特山川為然盖又會乎氣運之隆也侍御范公循蜀之良士間語其友人陳君子布發迹鄉閭敭歴大僚其質魁乎其端重其才卓乎其幹給累官至閩建塩運司副人不告勞而塩利足未幾丁内艱起復為長蘆運副人皆謂煮海之利甲於天下陳君此行必能增羨餘加尋常百千等矣陳君愀然曰足用在乎理財理財在乎安人人安矣財用寧有不足者乎況塩鹾特財用之一端怠其事而匱其用固不可羨其

數而病於人尤不可要必人不知擾而益利足斯為善於理財吾雖不敏固常奉教於君子矣范公述陳君之語告余因謂其識體復徵文以贈之余謂以全蜀山水之秀國家全盛之時有若陳君者出焉及措諸政事知所重輕而不惑於尋常習俗之見是誠可嘉哉陳君行矣他日以理財而有合於大道可以頡頏於蜀先君子者未必不兆於此云是為序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余十年前侍先君子在玉田時縣庠士子王克庸氏時已嶄然出於衆余與之遊好加密知其為人質厚而行方心平而言真其與人交惟可否是從不以勢利重輕有纎芥厚薄意其有不合雖富盛鄙斥之不少假借余時已知其處心行已近厚矣又數年余中鄉舉克庸充貢士同待試於春官日相會處談笑懽然無間既而余忝科第官御史祗命湖南者三年歸而克庸適有定襄之拜玉田士子之官于四方游於太學者咸推勉克庸

而屬余道其行夫以余之知克庸者已十餘年而一旦克庸有官守焉有民社焉則余心之樂為何如哉雖然余之樂非樂克庸之有是位也樂克庸將推其所得於人人也夫士之窮居不茍則其達也亦不茍克庸之不茍於前所稱者固可見之今之為縣盖必能砥正身心檢察左右明謹條章流宣豈弟要使方百里之民知聖天子仁愛元元之意異日恵在人心聲流朝右則克庸自立者益不茍而余之知克庸者亦不妄矣茍徒榮其

名沒其利而不恤其所當為非所樂於克庸也是為序

敬軒文集卷十三